午窗隨筆

午窗隨筆序

郭西垣先生尙書小札二卷余既爲之序以傳於世吾友申堂等復裒集先生所著午窗隨筆四卷先生從孫蓉汀將刊存果園叢書中申堂復屬予爲序曩者先生外孫陳世昌從予遊世昌博聞强記於古人嘉言懿行往往能道其始末予問所從學則曰此世昌外祖西垣先生所教也因言先生性好學每讀一書必鉤元提要尤熟於歷代史事及　本朝掌故下至當時邸鈔有事關因革黜陟者輒手錄成帙午窗隨筆其一也按先生是編皆隨時札記不分門類蓋仿王文簡公居易錄池北偶談而作其第二卷內記齊河張孝廉事蓋得之先生兄子杭之湘帆云湘帆與予與張君爲同治庚午同年張君中副榜實與先君鄉舉同科是歲爲道光癸卯先

君與嘉定徐先生之父同舉順天鄉試及庚午科徐先生來主山東鄉試張君與予等同爲所舉徐先生見張君猶呼之爲年丈今張君已成古人西垣先生與先君亦皆棄世數年矣而先君遺集不肖兄弟僅得鈔錄詩文數十首不能如申堂等之編刻多種讀此益不能無慨然於中也先生所著尚有漢書古字類一卷自序謂間錄成帙以資考證亦有實非古字而誤註者姑以俟夫精小學者之釐正則先生欿然不自足之懷蓋可想見云孫葆田

午窗隨筆卷第一

濰縣郭夢星西垣撰

男熾祐之恭校

從孫恩孚參訂

三易卦名同

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連山歸藏不以易名曰三易者因與周易同爲卜書而類言之耳二書久佚卦爻不得而知左傳閔二年成季將生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僖十五年戰於韓卜徒父筮之曰吉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成十六年戰於鄢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傳不言易其辭亦非周

易所有而別有引據殆卽所謂連山歸藏與夫連山首艮歸藏首坤乾坤艮皆周易經卦之名而曰大有曰蠱曰復亦周易別卦所有是知周易書名雖不同而卦名則無不同

蒙需訟相次

蒙養之功惟當漸進蒙之所以次以需也飲食之故每啟爭端需之所以次以訟也鄭子公因食黿而致弒君卽爭端之大者

震驚百里

震驚百里以雷言也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震而後動其象爲雷百里舉成數言極言其動之大可以驚遠懼邇也必謂陽動爲九四九九則三十六陰靜爲八四八八則三十二震一陽二陰而其卦居四合之適得百數故曰百里鄺炎此說有未免穿

鑿百里字樣見於書傳者甚多必執此說則他處又當作何解乎

豚魚

中孚豚魚程傳云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竊疑豚固躁而躁者未必獨豚魚固冥而類乎魚者實無不冥且豚魚二物不相類他經無並用者幼時聞家次虎方伯云豚魚是一物即江豚也江豚豚首魚身有風則見無風則潛毫釐不差最為信物有孚之象焉孚即信信即誠誠至物動雖豚魚之微亦且相感而能信故彖辭又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若以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亦感為解則何不曰信及鳥獸信及蟲魚較為槩括乎此解間見來矣鮮諸家其說頗有理或又云魚善隱巽也豚喜澤兌也中孚兌下巽上故引以為喻其說亦

似牽强

雞鳴詩別解

番禺徐子遠灝詩說雞鳴與蠅聲當爲二事匪彼古字通言彼雞則鳴且有蒼蠅之聲矣下章月出之光當爲日字之誤言彼東方則明且有日出之光矣蓋詩人戒旦言其晏非謂其早也臨桂倪鴻是其說平心而論雞聲與蠅聲迥異何至誤聽且雞尚未鳴又安得有蒼蠅聲乎徐解較註義圓通至云月字爲日字之誤則未免武斷

君子固窮

註君子固有窮時又或云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朱子當日本兩存其說未有定論竊維君子小人之所爲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故論語於周比和同上達下達求人求己之類必

對舉而互言之此處亦君子小人並提固字作固守解正與下句濫字針對似以從或云爲是

其恕乎

知仁信勇皆美德也然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是失於一偏則各有所蔽忠孝節廉皆懿行也而行之過當則有愚忠愚孝小節矯廉之譏惟恕近道不遠求仁莫近本推己及人之意仮往咸宜初無失偏過當之慮故可以終身行之

學不厭智也

智仁皆學中事況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智似宜屬誨一邊而子貢以學不厭爲智者蓋以學與智相近大學八條目首重

格物致知中庸曰好學近乎知說苑亦云以學愈愚儒者學問曰深則知藏日廣故孔子論爲學之序必先言知者不惑而仁勇次之雖孔子聖由天縱學非智而後明智亦非因學而始得特以不厭之故足見其憤樂相循神明之無息耳

論孟別解

崔東壁述大名人乾隆壬午孝廉爲上杭令遂於學生平讀書得間卽獨抒己見不附會前人於九經各有心得其解以服事殷周之德也謂武王牧野以前其事殷之心與文王無異周者文武之統稱況上文所記者武王之言以爲論武而兼文則可若以爲專論文而不及武則上下文不相屬矣解雖有周親謂承周有大賚而言雖有親戚不敵善人故大賚之也上句周指武王下句周豈可指紂解孟子見梁惠王謂

孟子至梁不在惠王三十五年當在後元十二年襄陵既敗之後蓋惠王三十七年始僭稱王惟稱王故孟子稱之曰王惟既敗故有喪地之語解夏后氏五十而貢三句謂夏貢殷助周徹各因其宜至諸侯之國各仍其舊公劉當夏殷之際而徹田爲糧可知夏殷貢助不盡行於天下也以上諸說雖與先儒相悖細繹之亦非絕無義理者錄之以備參攷

大禹爲司空年歲未確

大禹家天下百歲而崩后啟嗣位享國九年年九十一啟少禹僅十八歲古人三十而娶非定論矣然古史所稱禹年十四而始用九十三而踐位踐位之初歲在丙子夫十四見用已覺過早況細攷受命治水之年爲帝堯七十二載乙卯彼時大禹年甫十二歲以十二歲之童子而遽命之爲司空肩

鉅任亦令人不能無疑

武王年歲同異

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禮記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則文王終時武王年已八十三矣按文王得太公於紂之辛酉年越五年丙寅而文王薨是文王九十二始得太公若如戴禮所言武王婚邑姜當在七十八歲以後可知也邑姜固武王元妃庸有是乎竹書紀年武王年五十有四較之文王世子篇猶爲近理故金氏履祥取之正不得以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荒誕悖謬而遂謂其說一無可取也

禹周待士

淮南子大禹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史記

魯世家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天下之士蓋一國之中民爲重四民之內士爲首故禹周於此倍加意焉先聖後聖其若合符節如是

魯人失禮

周昭王十有四年魯公子濆弑其君宰而自立是列國簒弑之始抜宰爲幽公伯禽之孫而昭王即康王之子也周興至是方八十三年耳乃魯則以臣而弑君周則不能以上而討下其失均矣同姓之國魯爲尊首開弑君爭國之禍所謂秉禮者安在令人不能無憾

齊桓公非正

春秋滅國三十六而譚遂開其先五霸桓公爲盛得國之初肆其蠶食如此正而不譎亦對晉文則云然耳

魏當秦之衝可以捍蔽東方諸侯而魏惠實鞅之故君鞅昔在魏惠王不聽公叔痤之言而相鞅亦未嘗聽公叔痤之言而殺鞅是魏惠於鞅無德亦無怨也乃河西之役鞅先導秦以伐魏且託義理之言以售變詐之術伏甲襲卬必覆其故君而後快是誠何心哉卒之作法自斃不二年遂有車裂之禍天道好還所以仇其故君者適所以自仇也

齊威王先僭號

周烈王六年齊侯來朝時王室衰弱朝覲久虛天下以此賢齊威爲其能尊王也是已乃及身而首先僭號爲六國倡前後事迹判若兩人所謂尊王者安在以恆情論之則功不足以掩罪以誅心之法誅之則有罪而無功尤可怪者其朝王

也列國諸侯若癡若聾甘心不逮其僭號也未幾而魏效尤焉未幾而秦效尤焉未幾而韓燕又效尤焉趙稱王最後終亦不能不效尤亦可見當時之人心矣

伐魏救韓

圍魏救趙伐魏救韓皆齊人用孫子之謀以摧敵添兵減竈火舉伏發射殺龐涓乃伐魏救韓之事人恆誤以爲救趙並救韓之說鮮有知者

秦皇愚甚

秦皇以詐力取天下自矜私智欲弱其民則收天下之兵欲愚其民則燒詩書百家語乃旣銷鋒鑄鐻而漢高有斬蛇之劍留侯有博浪之椎項王學書不成去而學劍淮陰好帶刀劍游於市上當時官吏未有過而問者已可見峻網難恃徒

法不能自行矣更可笑者焚書坑儒本欲使天下之人不通文義也然之泰山立石之瑯琊立石他如之鄒嶧之之罘之碣石凡所游幸之處無不刻石誦功德欲留爲誰人讀乎嗚呼思愚人也不知其自愚實甚

項王不都關中

項籍欲去秦韓生說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國地肥饒可都以霸籍不聽東都彭城論者謂籍之失計未有如東都之甚者余以爲不然帝王之興廢全視乎民心論其形勝則末矣沛公初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秋毫無犯項王入關之前先坑秦卒二十萬既入關而居咸陽燒宮室殺子嬰收寶貨婦女秦民之於劉項恩怨了了久蓄於心籍若都秦竊恐怨毒所鍾伏戎之禍近在蕭牆不待垓下重圍楚歌四起時矣

設以項籍之所為無往不敗然不都關中其敗猶可稍遲若都關中其敗當不俟諸異日其不聽韓生而馬首欲東殆亦有見於此而中情自餒衣錦夜行之說蓋託詞耳

漢高貽謀不臧

漢高祖下蕭何獄尋赦出之不過如日月之食無損於明乃漢室四百年間丞相三公以下獄自殺書者幾於無世無之雖文帝之慈仁光武之明哲猶有獄周勃殺韓歆之事呂后在高祖時未嘗肆其惡也徒聽其殺韓信彭越馴致牝雞司晨身後有產祿之禍而田蚡上官桀王鳳王莽竇憲閻顯梁冀何進輩皆龍借椒房毒逋四海兩漢之亡亡於外戚易曰履霜堅冰至開國之貽謀可不慎與

五世相韓

張良五世相韓所謂五世者以其大父開地相昭侯宣惠王襄哀王其父平相釐王悼惠王自昭至悼惠凡五君故云非由身上及高曾祖父五世爲韓相也平卒良以年少故未仕

張良忘韓

秦滅韓張良以博浪椎擊始皇不中又因沛公說項王立公子成爲韓王委身事之可謂忠矣其復歸漢也綱目大書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劉永新曰成不殺良不歸書復歸者良心也良之心一於爲韓而已其說誠是獨怪酈食其勸立六國後良力阻之厥起之不祀實由於借箸一籌其爲漢謀也則忠矣其爲韓謀也則過且說詞曰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游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定天下乎隱隱道著自己一於爲韓

余未之敢信

韓信不背漢

鍾室之獄千古疑案然無可疑也漢王成皋之敗北渡河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奪韓信軍斯時王之疑信已甚矣信豈不知漢之疑己而乃擊齊滅楚不遺餘力武涉說之不聽蒯徹言之不用其心堅如金石迨失職怏怏情或不免若謂遽萌逆志是不以見疑而生懼反以見疏而興釁不自立於羣雄蠭起之時反弄兵於天子當陽之日謂信爲愚人也則可信固天下才也必計不出此漢文帝下周勃獄薄太后曰絳侯始誅諸呂綰皇帝璽居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也觀此可以知信矣

邳惲宋宏

漢光武廢郭后郅惲言曰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遂以郭氏為中山王太后卒以壽終又勸太子彊辭儲位避危就安信乎惲善處人骨肉矣然不若宋宏對易交易妻之問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已窺在幾先蓋言微中蓋光武微時即有娶妻當得陰麗華之語及即位雖勉強立郭氏為后宮闈之間菀枯固有別矣宏早見及此故借湖陽公主之事現身說法婉而多諷使光武領悟此語則夫妻父子之間所全不已多乎彼沛太后之善終東海王之能保賴世宗仁明顯宗孝友耳不然烏乎可

相臣不宜外任

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公之職也相臣宜在帝左右朝夕納誨若以外吏遥制相權縱令其盡力盡心亦不過兵刑錢穀簿書鞅掌而已所謂調和鼎鼐啟沃乃心者安在乎三公遥拜自後漢張温始彼時質靈帝在位不足為訓

臧洪無異張巡

袁紹圍東郡太守臧洪固守歷年不下城中糧穀已盡初尚掘鼠煑筋角後無可復食者又殺其愛妾以食之將士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者忠誠義烈於張睢陽未肯多讓所處之勢所行之事先後亦無少異者乃睢陽之事與日月爭光而洪之名不大顯於世或謂洪盡節於郡將非若巡之保障乎朝廷是不然郡將何漢之郡將也盡節於郡將非即盡節於朝廷乎且觀其瞋目數紹曰諸

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志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借洪力劣不能爲天下報仇深中袁紹之罪而其拳拳不能自已者則爲王室之衰弱天下之公仇又豈僅盡節於郡將已乎語曰有開必先洪與遐實有之

昭烈激劉表

昭烈嘗於表坐起如厠慨然流涕表怪問之答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或謂此慷慨自負語非也曹操北伐袁氏昭烈常勸表襲許表不能用機會一失良足浩歎故以此語激發之耳不然聞雷失箸昭烈固深藏韜晦者依表依操均屬寄人廡下而忽以激昂露英雄圭角是必不然

沮授智先荀彧

漢獻帝遭李郭之亂乘輿播遷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州域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侃侃數語與荀彧所見略同乃荀彧後言之而曹操聽之沮授先言之而袁紹置之亦所遇之人異耳

曹植先見

魏文帝疏薄宗親諸侯王法禁嚴切不聽朝謁吏察之急親姻皆不敢相通問明帝時東阿王植上疏曰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是也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時司馬氏柄政簒竊之機已萌見微知著陳思有之若明帝者於植疏曾不知省方且以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殷殷致

詢於陳篤何其愚哉

金許二傳同

漢書金日磾傳莽何羅兄弟與江充相善充誅懼及遂謀爲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與俱上下以故何羅不得發武帝行幸林光宮日磾小疾臥廬明旦上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磾奏厠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裹白刃從東箱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日磾捽胡投諸殿下得禽縛伏辜三國志許褚傳褚爲魏武所親信拜都尉引入宿衛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爲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色變褚覺之即擊殺他等二事針對何時越數百年而若合符節如是想㴱壽作史時有一金傳在胸中故意到

筆隨不覺形容之逼肖耳不然一則卧廬而奏厠心動一則休下而至舍心動古今安得此印板文字

公孫五樓勝算

晉安帝義熙五年劉裕帥舟師伐南燕自淮入泗之下邳留輜重步進燕主超召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銳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勑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較其資儲餘悉焚芟俾敵無所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且彼客我主以天時人事推之戰無不勝遂不用五樓之言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問之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

樓款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及戰裕遣胡藩等潛師出燕兵後攻臨朐克之燕軍驚潰遂圍廣固夫五樓之策即李左車勸陳餘塞井陘之謀也劉裕之遣胡藩攻臨朐亦與韓信拔趙幟易漢幟同前後事如出一轍獨怪五樓之於超倖臣也其平日招權植黨超無不曲意相從使於此而用其上策則燕操必勝之權用其中策燕亦立不敗之地不敗則可勝乃皆不用而用其下策致一敗而國亡身殉焉豈非天奪其魄與

被苦老父

劉宋時衡陽王義季都督荆湘嘗春月出畋有老父被苦而耕左右斥避之老父曰盤於游畋古人所戒今東作方殷一日不耕則廢時失業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

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賜乎問其名不告而退此殆世之隱君子而未能忘情斯世者與義季能敬禮之亦賢矣

顏見遠無傳

宋齊梁陳以禪代得國假揖讓之名行篡弒之實當時為官者率皆朝秦暮楚反顏事仇不以為怪獨梁武受禪之時顏見遠不食而卒綱常之賴以不墜者惟此碩果之存故綱目大書曰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死之明其為齊臣非梁所得臣也且言必若見遠而後可以為齊臣也其表揚之意深矣乃梁主不褒忠節反曰我應天順人何預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梁主躬行篡奪者其言固無足怪獨齊書竟不為見遠立傳何以勵臣節而作士氣乎

梁武拒諫亡國

梁武納侯景之降合六州㡧難鑄此錯固不待言然猶曰利其土地也及景爲慕容紹宗所敗隻身歸梁又復詐欺韋黯襲據壽春非委身歸義明矣何敬容言於太子綱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蕭介諫梁主曰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歡墳未乾卽行反噬力有不逮乃逃死關西宇文不容復投身於我陛下前所以受之者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旣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受匹夫而棄與國臣竊爲陛下不取若猶待其歲暮之效則彼棄䣊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乎是侯景叛逆之情夫人知之而梁武不悟方以爲南豫州牧借寇兵資盜糧自貽伊戚夫復何尤

縱囚來歸

唐貞觀七年縱囚來歸悉赦其罪歐陽公論之是矣然恩信素孚下不忍欺縱囚復來載在史册亦有足多者不獨太宗然也曹攄別傳曰攄爲臨淄令放死囚還家如期並至南史席闡文傳闡文爲東陽太守有能名冬至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又何循傳循仕齊爲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歸依期而反隋王伽送流囚李參等詣京師半途脫其枷鎖停援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舊唐書唐臨傳臨爲萬泉丞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召囚悉令歸家耕種與之約令歸繫所囚等皆感恩貸至時畢集詣獄宋史曹叔遠傳叔遠爲浙西提點刑獄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

魏徵託詞

魏徵謂唐太宗曰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二語在他人言之本無可議徵固先事李密繼事竇建德復事建成最後方事太宗者忠臣二字不惟不願亦恐有所不能耳

武氏預兆

唐高宗卽位之年八月癸酉朔晉州地震壞廬舍壓死者五千餘人三日又震十一月乙丑又震永徽元年四月己巳朔又震六月庚辰又震二年十月辛卯又震二年之閒晉州地凡六震晉爲高宗封國地道妻道理本相通惟時武氏尚未用事而天之示兆已如此何待立昭儀後恆蒲大雨浸壞廬舍漂溺人民又河北諸州大水始知爲陰勝也哉

李泌賢於嚴光

李泌歸隱衡山固辭相位人但稱其去就之高與富春一轍是猶未爲知泌也當唐肅宗時張良娣擅寵於內李輔國耑權於外致建寧不得其死而廣平有大功張李等忌而譖之其勢亦岌岌乎不可終日泌能於與上同榻時造膝直陳誦黃臺瓜詞而諷以一摘勿再摘使肅宗翻然悔悟泣下霑襟及其告廣平也則但勸以盡人子之孝勿蹈建寧之禍可謂善處人父子骨肉之間矣若光者既爲光武故人光武之信之崇之亦十倍於李泌乃徒以肥遯鳴高曾無一語及國家之務卒使嫡后廢儲嗣易致中興聖主有白璧微瑕豈不有愧於君友哉

韓昌黎行以文掩

唐穆宗長慶元年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田宏正自稱

留後以兵圍牛元翼於深州詔田布杜叔良等討之無功度
支饋糧車又爲成德軍所掠朝廷不得已授庭湊爲成德節
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而深州之圍不解詔愈至
境詳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者君之仁死者臣之義慷慨至
鎮庭湊露刃弦弓以逆甲士羅於庭曰所以紛紛者此曹所
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
乃不能與健兒語耶遂爲甲士歷陳禍福庭湊恐衆心動麾
甲使出曰侍郎來欲何爲愈曰神策諸將如元翼者不少但
朝廷顧大體不棄之耳尚書何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
因與愈宴禮送歸元翼亦將十騎突圍出夫愈之此行與顏
眞卿奉使無異其偶得免死者幸耳當其詰責庭湊義正詞
嚴豈能預知不死特忠義激於心此身固不暇計也乃後世

徒震驚其文而於宣慰之行多有未知卽知之亦無道及者豈非重末輕本行以文掩哉

唐宣宗有愧美譽

唐宣宗恭謹節儉惠愛民物勵精求治從諫如流故唐人思慕大中之政謂之小太宗然迹其生平薄待嫡母郭太后以暧昧而不令終溺愛少子定儲大計不謀於輔臣謀於三宦致鄆王幾不得立聽李景讓之諫言議遷穆敬文武四宗之主出廟於君臣父子兄弟之倫闕焉弗講且其時外則藩方數逐帥守而不能治內則宦者握兵權制國命不惟不思裁抑方且太阿倒持授之以柄貞觀之治固如是乎卽以虧倫數事衡之亦較玄武門之變有過之無不及也

子受父拜

唐懿宗時徐泗判官龎勛作亂陷宿徐滁泗等州自稱天冊將軍以其父舉直爲大司馬留守徐州或謂之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庭勛據案受之不爲動亂臣賊子所爲可惡可笑如此試令聞舜南面而立瞽瞍北面而朝之言必不以爲齊東野語矣

折檻碎衣

宋徽宗時童貫用事與諸佞表裏爲奸右正言陳禾抗章劾其估寵弄權敗壞國事並作危語云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論奏未終上拂衣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言愈切上意解曰卿能如此朕何憂時內侍請易衣上卻之曰留以旌直臣此與漢成帝之不葺折檻以旌朱雲

同一盛德夫徽宗爲亡國之君成帝之在漢亦非令主而能虛懷納諫絶無飾非文過之心使擴而充之則讜言日聞國家安得有廢事哉惜乎僅僅有此一瑜不足以掩衆瑕也

趙方名言

撫字心勞催科政拙陽城二語固藹然循吏之言而未免有所偏重不如宋趙方知靑陽縣時告其守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至理名言可爲百世不易之論蓋雖唐虞三代之隆不能無賦以制國用無刑以防民奸第使征不横法不苛自民安而國泰矣方幼從張敬夫學嘉定中官京湖制置大使守襄漢十年其許國之忠應變之略實能本學問爲經濟非空言無補者

將帥被侮

宋仁宗時夏竦奉命爲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備西夏也而竦雅意在朝及任以西陲心怏怏遇事輒依違顧避於其間巡邊每以侍婢自隨不理軍務幾致兵變西夏主輕之命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其見侮慢如此明季楊嗣昌以輔臣督師剿張逆日久無功乃張示激厲兵民云有能得獻忠頭者賚萬金爵侯翌日自堂皇至庖湢見賊徧貼僞示有得嗣昌頭者賚白金三錢二事絕相類然一則被侮於外藩一則被侮於流賊楊較夏更難堪矣

朱弁不愧蘇武

宋建炎元年朱弁副王倫使金金人留不遣就館守之以兵弁不爲動後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使弁與倫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覬幸先歸願正使受書報天子

倫將歸弁謂曰古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死倫解授弁懷之卧起與俱金人廹仕劉豫不從怒絶其餼遺弁忍飢待盡不少屈金人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吾官受之本朝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乃以書訣洪皓曰要當舍生以全義耳又具酒召被掠十夫飲語之曰已得某地一旦捐命報國諸公幸瘞我此處題曰有宋通問副使某墓幸矣其奉送徽宗大行之文有云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高宗讀之泣下金尼馬哈死弁密疏金國虛實遣李發間行歸報言時不可失迨紹興十三年和議成始偕洪皓張邵歸國入見便殿曰陛下與金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皆知時知機之明然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消弭之術

宜詳以講之秦檜惡其言故不得大用計身羈異域十六年其懷印臥起即蘇武之持節不釋也其忍飢待盡即蘇武之齧雪吞氈也其密奏敵國虛實間使歸報較蘇武之上林雁書假其名而無其事者更駕而上之洵可謂奉使不辱鐵中錚錚者乎乃高宗第以蘇武許洪皓而不及朱弁猶未爲確論

葉李判若兩人

賈似道柄國時舉朝側目莫敢誰何葉李以諸生上書彈劾朝陽鳴鳳風節凜然乃改玉改步後覥顏仕元毫不知恥更首薦僧格（史作桑哥）爲右丞相致誅貶大臣鉤考錢穀民怨沸騰始則嫉惡如仇繼則趨炎附勢前後所爲判若霄壤豈朝衣一著遂有熱中之念存乎卒之僧格罪惡貫盈而已官亦不

能保熱中亦徒然耳薑桂之性老當愈辣觀葉李事而知敦復爲不可及

明太祖似漢高祖

三代後以匹夫而有天下者惟漢高祖與明太祖耳故二帝所爲亦頗相類明祖不因愛立燕王而立建文類漢高之不私如意也封諸子之藩類漢高之封齊王肥等也自將征討皆命李善長居守轉餉用劉青田謀略佐定天下則類漢高時鄭侯都餉關中留侯運籌帷幄也如濠州召父老歡飲除其租賦大有漢高過沛景象胡藍獄起波及功臣亦是漢高戮韓彭心胸惟瓜步沉舟之事鑑史闕疑不辨眞僞如果有之則不類隆準而反類重瞳矣

齊黄才識高下

明惠帝用齊泰黃子澄謀削奪諸藩致燕人藉為口實及靖難兵起又復罷悔無具措置乖方後人遂謂齊黃誤國啟釁比諸鼂錯不知當時以惠帝之仁柔值諸王之僭倨其勢已尾大不掉二人目擊時艱不能不為强幹弱支之計其誤國也非心之不忠特識之不遠耳然即以識論二人亦自有軒輊方燕王詐稱病乞王子歸國齊泰欲收之子澄曰不若遣歸使彼不疑既還燕王喜曰吾父子得相聚天贊我也可見若留而不遣未必不稍存顧忌耿炳文出師無功帝謀所以代者子澄以李景隆讀書通典故薦之齊泰極言其不可帝不聽畀以傾國兵遂至一蹶不復振就二事論之黃之識又出齊下矣

張棐似李嚴

張綵於明憲宗時為廣東吏被布政使陳選所黜後選發中官韋眷通番事聞於朝眷恨甚遂誣奏選與番禺令高瑤朋比為奸刑部郎中李行及巡按御史徐同愛勘之眷賄綵令誣證綵不從拷掠百端無異詞乃行等畏眷竟以誣獄上選被逮道卒綵聞選死哀悼上書極言選之剛直而詆眷之貪媢行等之煆煉將頤指賄囑情事歷歷敷陳朝廷雖不見納而選之心白矣而綵之行尤可嘉矣蜀漢李嚴哭武侯事固武侯之德意孚人然嚴亦非悻悻者比也吾於張綵亦云然

蔣欽殺身成仁

劉瑾竊弄威柄南京科道合疏糾劾瑾激武宗怒盡逮之予杖削籍御史蔣欽甫出獄具疏劾瑾再杖三十繫獄越三日復具疏請殺瑾且言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使臣得與龍

逢比干同游地下誠不願與此賊並生疏入復杖三十尋卒於獄方欽鐙下屬諫草時微聞鬼聲愕然曰疏上奇禍且立至此必先人之靈欲寢此奏因整衣冠默祝果先人盍厲聲以告言未已悽愴聲出壁間沈思久之慨然曰業已委身義不得緘嘿負國爲先人羞死即死此稿不可易也遂及於難嗚呼欽隨同官建言已爲無忝厥職乃共諫不已又爲獨諫一諫不已至於再至於三矢以必死之心雖先靈有所不暇顧語云殺身成仁其斯之謂與

三彗四鐵

明嘉靖十一年八月彗星見東井芒長丈餘凡一百十有五日乃滅編修楊名應詔上言獲罪戍邊南京御史馮恩亦疏言張孚敬爲根本之彗汪鋐爲腹心之彗方獻夫爲門庭之

訾三訾不除政難終理疏入世宗怒下獄論死比朝審鋐當
主筆東向坐恩獨向闕跪鋐令卒曳之向已恩起立不屈與
鋐互相詬詈當時士民歎曰是御史非但口如鐵其膝其膽
其骨皆鐵也因稱四鐵御史恩子行可年十三刺臂血書疏
自縛闕下請代父死世宗覽之惻然乃得戍雷州

上虞四諫

嚴分宜竊弄威柄時首先劾之者有葉經謝瑜陳紹徐學詩
四人皆籍隸上虞時稱上虞四諫

相臣進退以方士

嚴嵩初入閣時夏言爲首輔嵩屈已下之後與方士陶仲文
謀傾言而代其位招權納賄屠戮忠良爲有明一代姦邪之
冠迨罪惡貫盈方士藍道行假乩仙語數其罪狀世宗怒下

嵩父子於嶽其始也借方士之力以得寵其繼也因方士之言以罷官天道好還在嵩固學由自作獨怪相臣之黜陟操縱於方士朝廷之上所謂激濁揚清者果安在哉

李澐等守貴陽功

鄞縣李澐巡撫貴州天啟二年乞休已得請候代水西土目安邦彥忽反諸部蠭起遂爲奢崇明聲援襲畢節陷之西破安順霑益東據甕安偏橋而邦彥自統軍至貴陽時奢氏未平安氏復起勢甚岌岌貴陽城中藩臬守令咸入覲澐聞變與巡按御史史永安（武定人）提學僉事劉錫元（長洲人）督率士民悉力拒守賊沿崖置柵斷汲樵路援軍隔龍里不得進賊攻益急城中糧盡食草木敗革又盡食死人又盡乃食生人至親屬相啖而官吏兵民皆效死勿去被圍凡十餘月新撫

三善人永城救至圍乃解其初被圍時城中戶十餘萬圍解僅存二百人而危城卒全非其忠義奮發何以人心固結如是以今視昔則李史劉三人之功較張許之守睢陽何多讓哉

明季增田賦

天啟二年九月增州縣兵從御史馮英請計畝加餉三年十二月以兵餉不足命戶部協議尚書畢自嚴請畝加三釐於是增百六十萬有奇合舊增凡六百八十餘萬海內愁怨莊烈帝十二年六月從廷臣請練邊兵命楊嗣昌定議邊鎮及畿輔山東河北凡四總督十三總兵官各抽練額兵總三十七萬有奇又設練備練總專練民兵於是勦餉外復加練餉七百三十萬二十年內國賦三加明欲不亡得乎

孝子慈尋義賊

應州左翼宸戴少遭王祥之變失愛於繼毋薄氏翼宸無怨言孝事惟謹後舉孝廉爲嵩縣令闖賊犯境竭力拒守城陷被執將殺之薄以身蔽泣曰我繼毋也兒事我孝願代孝兒死賊亦爲釋之此事載池北偶談中閱之不禁喟然曰子之孝無間矣雖失於始而成於終亦慈毋也賊能感孝慈而激發善心亦義賊也一舉而三善備焉按闖賊之兇狠必不能有此殆屬下之新附而天良未盡泯者與

陳洪範

郭忠武之被逮也李太白脫之狄武襄之坐法也范忠獻薙原之岳武穆之獲罪也宗留守釋之明季陳洪範爲副總兵時張獻忠以卒伍隸戲下違法當斬洪範奇其貌赦不誅亦可謂獨具隻眼有合於古人矣然國士所識者畢竟是奇人

亂臣所識者畢竟是賊子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其有識也亦然

三風太守

江都吳園次綺工詩辭華富豔追步玉溪由貢生薦授中書舍人奉 詔譜椒山樂府遷武選司員外蓋即以椒山之官官之也出守湖州多惠政凡巨惡大憝爲民害者偵緝擒殲無遺淩忠介公殉節後子孫貧不能葬公心焉傷之捐俸卜牛眠焉湖人敬若神明愛如父母以其多風力尚風節饒風雅也稱爲三風太守竊惟太守之尊不逮宰相遠甚然以三風太守較宋之三旨宰相則其榮多矣

張太史絶命詩

錢塘張太史 洵以咸豐壬子翰林入直 上書房夙夜在公

寅清自滬庚申春粵逆竄浙杭城戒嚴太史急乞假省親比歸而城已克復當初陷時其夫人施氏命子惇典念典護孀姑蔡太夫人避免而自率子敘典女喜姑投池殉難公至家以老母在堂中饋無主不得已續娶勞氏爲侍奉計未幾而母病卒守制於仁和之永太鎮次年九月賊復竄浙餘杭蕭山相繼失守杭人一日數驚太史以受恩深重不忍坐視毅然猶詹赴省與在籍之前衡永郴桂觀察俞公焜共爲守城計謀諸大吏會駐防通江路措犒賞部署未定而賊已至城下被圍兩月糧盡城陷衣冠北向叩首赴井死繼室勞子惇典從典念典嫂李氏姪女九姑俱隨殉臨危賦絕命詩三首僕攜之逸出詩云血戰孤城力已窮席前借箸竟無功白雲堆裏吾將去前輩風流有戴公往事追思淚泣然妻孥三命

赴淸淵而今收拾全家去地下重教骨肉圖籢內猶存御
賜衣澄懷風景已全非微臣雖死心猶在化作啼鵑向北飛
忠愛之忱溢於言表殆所謂從容就義者與

午窗隨筆卷第一

吳培元監刻

午窗隨筆卷第二

濰縣郭夢星西垣撰

男煥之祐恭校

從孫恩孚參訂

太上皇

自嬴秦定皇帝之號後世因之漢高祖用羣臣議尊其父太公爲太上皇秦政亦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但言皇而不言帝者顏師古曰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政故不言帝又引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

官家

蔣濟萬機論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天子兼三王五帝之德故稱官家

青宮

儲君所居曰靑宮初學記靑宮亦曰春宮太子宮也按五色方位靑屬東方四時方位春亦屬東方以靑春名儲宮者蓋取帝出乎震之義

遠遊冠

蔡邕獨斷天子冠通天冠諸侯王冠遠遊冠公侯冠進賢冠通天進賢之名人所習知遠遊二字不知何所取義晉書輿服志遠遊冠秦冠也似通天而前無山述有展筩横於冠前惟太子及王者後常冠焉

東內西內

隋文帝遷長安城立宮於西北隅唐龍朔三年復營蓬萊宮於其東北制度壯麗亦名大名宮遂名故宮爲西內新宮爲

東內南內之名唐人詩中往往見之東內西內鮮道及者按唐書地理志南內曰興慶宮在東內之南隆慶坊

禁門

今紫禁城午門前有端門後門曰神武門其名非創也漢書周勃傳謁者持戟衛端門後漢書禮儀志太史令與八能之士郎坐於端門左塾又左雄曰副之端門鍊其虛實顏師古注曰端門殿之正門也南史陶宏景傳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位又神武門俗呼爲厚載門按唐六典東都南面三門中曰定鼎左曰長夏右曰厚載雖屬誤稱亦有所本

閑日

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雙日謂之閑日二字殊不可爲訓帝

王一日萬幾卽朝乾夕惕日昃不遑猶恐朝有廢事安得有閒日哉閒則啟逸豫之萌

省中

朝廷清祕之地門闥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號爲禁中漢末避孝元皇后父名改禁爲省省察也審也言欲入此中必當審察不可妄行仍是禁字之義似宜作觀省之省字讀從息井切爲是

學省

唐書歸崇敬傳古天子學曰辟雍前世亦曰學省江休復宿太學官舍詩學省夜岑寂天街斷人行唐張籍宋楊萬里亦有學省班中亦攝行學省同寮各星散之句按省字古祇有修省節省二義漢避孝元皇后父諱改禁中爲省中於是有

宮省朝省之稱後遂爲官署如尚書門下等省名不一而足惟學省二字甚生詩於樂辟廱逸詩有昭辟雝有賢頖宮禮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古太學但名辟雍學省名於何代崇敬必有所本自慚井蛙未能考據

官府名寺

詩云寺人之令又云寺人孟子周禮寺人注寺之言侍也三代以上凡言寺者皆奄豎自秦以宦者任外廷之職而官舍通謂之寺然尚未有專名至漢乃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爲九寺又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以寺名官實始於此按說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風俗通云寺司也漢書元帝紀顏師古注曰凡府廷所在皆謂之寺唐書楊收傳漢制總羣官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

寺

衙門

古者軍行有牙尊者所居後人因以識官治事之所爲衙然呼之曰公衙官衙皆可呼之曰衙門則俗矣唐書儀衛志唐制天子所居曰衙舊唐書張仲方傳兩省官入朝宣政衙門未開百官錯立於朝堂衙門二字似指殿廷之門言

元代官制

元世祖初立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權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其長皆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

主臣

漢書王陵傳平謝曰主臣孟康解作主羣臣而文穎以爲惶恐之辭猶今言死罪晉灼以爲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也顏師古注漢書取文晉二說竊謂不然玩其傳文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則作主羣臣解何等直截下云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外塡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夫曰使卿大夫各任其職非主羣臣而何且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則主羣臣之說並非杜撰何必過事穿鑿使上下文理窒隔不通乎斷以孟說爲是又馮唐傳唐曰主臣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似是倒裝文法言以陛下之主臣雖有頗牧亦不能用故下緊接上怒而唐謝即不然作有其主始有其臣解亦通若作惶恐之辭是唐既謝而上復怒上既怒而唐

文謝也仍涉牽强

大學士

唐中宗景龍初於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以象四時八節十二月凡天子游幸惟宰相及學士得從此雖以大學士名官而非相臣也明初殿閣大學士亦皆編檢講讀之職不得專制諸司諸司亦不相關白仁宗即位以金幼孜楊士奇等爲尚書侍郎卿寺諸官兼大學士如故閣職始漸崇

輔弼

比我而相之曰輔拂我而相之曰弼荀子臣道篇君雖不安遂以解國之大患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故輔拂之臣國之寶也拂讀曰弼

平章政事

向以爲官名始於宋及閲唐書貞觀八年右僕射李靖以疾辭位乃拜特進諭曰俟疾小瘳間三二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政事歐陽永叔曰平章事之名始此

參知政事

唐貞觀十三年以楊師道爲中書令劉洎爲黃門侍郎參知政事參知政事之名實始於此高宗時李義府許圉師亦常任此職至設官則自宋乾德二年薛居正呂餘慶始

內閣

明永樂元年八月召侍讀解縉編修黃淮文淵閣侍讀胡廣修撰楊榮編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胡儼七人同入直預機務謂之內閣內閣之名自此始

翰林官

翰林主人見於長楊賦彼特藉以爲風非官也置官自唐始明皇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爲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以中書務劇乃選文學之士爲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誥書敕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專掌內命選用益重禮遇亦益親遂有內相之號至翰林侍讀侍講學士則宋眞宗咸平二年初置明洪武十八年廷試進士擢一甲丁顯等爲翰林院修撰二甲馬京等爲編修吳文等爲檢討觀政於翰林院承敕監中書六科者曰庶吉士先是翰林官無常員亦無定秩至是更定品員設學士一人正五品 侍讀侍講學士各二人從五品 侍讀侍講各二人正六品 始以侍讀先侍講修撰從六品 編修正七品 檢討從七品

無定額而裁承旨直學士待制等官

六部

隋開皇三年改度支尚書爲民部都官尚書爲刑部命左僕射判吏禮兵三部事右僕射判民刑工三部事六部之名始於此至改民部爲戸部則在唐永徽初年爲太宗廟諱故也

祭酒

古者賓客初得主人饌則長者一人先舉酒祭地後世大司成以祭酒名官者太學首在明倫取敬長之義云爾按周成王時彤伯入爲祭酒戰國荀卿游學於齊三爲祭酒漢吴王濞年老爲劉氏祭酒則祭酒之名由來已久

執金吾

金吾鳥名主辟不祥乘輿一出蹕路塵清故爲天子前導者

每執此鳥之象漢武遂以名官按漢之執金吾即秦之中尉掌徼循京師太初元年更名

駙馬

駙馬都尉漢官名武帝元鼎二年置秩比二千石（漢書注云駙副馬也非正駕車皆爲副馬）兩漢多宗室及外戚與諸公子孫任之魏晉以來若何晏杜預王濟傅宣桓溫劉惔輩皆以帝壻而爲此官後代因以爲恆每尚公主則拜駙馬都尉故謂公主之夫爲駙馬至宗室之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爲郡馬縣主者爲縣馬則因駙馬之號而遞及之非別有取義杜氏通典云宋武帝令尚主者唯拜駙馬都尉梁陳駙馬皆尚主者爲之唐官品志曰駙馬奉車騎三都尉並無員駙馬以加尚公主者意此稱當始於六朝而定於唐與

西臺南臺

都察院漢曰御史臺亦曰蘭臺憲臺後又有烏臺柏臺之稱北魏以來謂之南臺唐人謂御史在長安者曰西臺蓋別乎洛陽而言宋於洛陽置御史臺亦號西臺蓋別乎汴京而言明洪武十三年改御史臺爲都察院及遷都兩京皆置都察院雖區分南北而通稱爲西臺演繁露高宗朝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御史呼南臺臺名歷代不一而以方位言則曰西曰南者其常西於四時爲秋秋主肅御史之執法似之南於五行屬火火最烈御史之觸邪似之

通政使

通政一官即古納言之職而其名則自明初始有洪武十年七月置通政使司以受京外之章奏諭曰政猶水焉欲其常

通故以通政爲名

大理

歷代官制屢更其名最古者莫如大理一官春秋元命苞曰堯得皋陶聘爲大理舜時爲士師韓詩外傳有晉文公使李離爲大理語劉向新序亦云楚平王以伍奢爲大理大理之名自陶唐已有秦爲廷尉漢景帝更名大理武帝復名廷尉哀帝復名大理後漢復名廷尉隋名大理寺唐宋因之相沿至今與刑部都察院並稱三法司云然秦漢無司寇故廷尉爲重自六部之名定而大理權輕矣

春夏秋冬卿

三代後官無以卿名者自蕭梁天監七年始改太常爲太常卿宗正爲宗正卿大司農爲司農卿是爲春卿少府爲少府

卿加置太府卿太僕卿是爲夏卿衞尉爲衞尉卿廷尉爲廷尉卿將作大匠爲大匠卿是爲秋卿光祿勳爲光祿卿大鴻臚爲鴻臚卿都水使者爲大舟卿是爲冬卿夫太常典樂宜入春官太僕掌馬宜入夏官廷尉理刑宜入秋官都水司修濬宜入冬官至旁卿之以四時分者不知亦有取義否按光祿鴻臚二官南宋時均省入禮部而不隸工部

御史乘驄

桓典傳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御史乘馬自漢已然乃沾上楊嘉林勝國文徵云明初御史乘驄宣德間始改乘馬竊思御史爲朝廷耳目職司糾劾官雖卑而望則尊以風憲官而乘驢趨朝毋乃失體

員外

官以員外名者蓋於常員之外復設一官職比常員故曰員外晉魏官階有員外散騎侍郎爲員外之名所自昉然散騎侍郎秦漢時職在乘輿左右騎而散從至魏始插貂璫掌規諫又置員外焉此員外與部曹無涉隋初尚書有六曹二十四司凡領三十六侍郎開皇三年二十四司又各置員外郎一人以司其曹之籍帳侍郎缺則攝其曹事尚書員外郎之置實始於此隋以前皆謂之尚書郎無員外之號史傳及職官要錄或有言員外郎者蓋指員外散騎侍郎非今員外之官也

提督改官總督

本朝官階遷更至總督而極綠營至提督而極文武判然自定鼎迄今二百三十餘年漢官由提督改授總督者有六人

寧夏趙公良棟於康熙十九年由寧夏提督授雲貴總督子宏燦於四十五年由廣東提督授兩廣總督是年長安梁公鼐亦由福建提督授閩浙總督臨洮岳公鍾琪於雍正三年由四川兼甘肅提督授川陝總督崇慶楊公遇春由四川提督於道光五年署陝甘總督八年實授善化楊公岳斌於同治五年由福建水師提督授陝甘總督現 予告在籍之數公者皆戰功卓著其歿也惟梁公未得易名之典趙氏父子一諡襄忠一諡敏恪岳諡襄勤楊諡忠武

巡撫

明洪熙元年八月以大理寺卿胡概參政葉春巡撫南畿浙江自是遇災荒盜賊輒遣大臣往巡撫事已召還成化以後遂成定員而三司之任漸輕

撫軍

今之巡撫稱爲撫軍蓋因晉有撫軍大將軍之名而名之也然而誤矣左傳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是撫軍二字本謂太子以職官而僭儲君之號可乎

本郡太守

嚴助會稽人爲本郡太守朱買臣會稽人亦爲本郡太守買臣固因助而進也一則爲友壻所辱而乞得本郡一則既得本郡而驕其故妻二人可謂聲應氣求晉王遜魏興人曾任魏興太守卒後長子澄亦歷魏興太守

守土官對調

漢薛宣爲左馮翊時屬邑頻陽多盜令薛恭本孝者職不辦

而粟邑縣小僻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尹賞由郡用事吏爲樓煩長舉茂才遷在粟宜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數月而兩縣皆治此守土官對調之始然日以令則當時似已有此條例云

學官

漢書何武傳即學官見諸生文翁傳修起學官韓延壽傳修治學官顏師古注一謂學之官舍一謂序庠之舍是官字直作館字解乃今諺稱作廣文者爲學官則不言地而言人與古說相背矣

縣佐

今人名縣丞爲縣佐隨園辨以爲非歷言唐官制縣丞簿尉之下別有四佐曰司功佐司倉佐司兵佐司戸佐皆名縣佐

唐語林以得縣令爲得畜生道以得學博爲入餓鬼道二語亦見隨園隨筆中是一邑之官有令有學博有丞簿尉而復有四佐則唐代職官數目當倍於今乃又引明史劉體乾傳漢官七千五百員唐萬八千員宋三萬四千員明至成化間文武官已不下十萬餘員唐官視今不惟不加多反倍蓰其少意者丞簿尉佐雖置是官大縣則有小縣則無即有亦不必備猶今之丞簿巡檢須擇地而設

戒石銘

容齋隨筆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太宗書此四語賜郡國立於廳事之南謂之戒石銘宋史又云高宗紹興二年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於州縣令刻石二說不同或高宗以太宗宸翰不可褻瀆磨滅故別以黃所書者刻

石以垂久遠與客中閒集謂四語蓋作於蜀主孟昶其文尚多乃宋太祖刪用之

常平倉

常平倉始於漢宣帝五鳳四年惟時比年豐稔穀石五錢大司農中丞奏曰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皆便之

雁臣

元魏孝文帝遷都於洛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歲以為常時人謂之雁臣二字甚新穎

古帝王鼎

史記封禪書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有司曰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又云黃帝作寶鼎三象

天地人左傳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是太昊黃帝大禹皆有鼎皆有所象今人但知禹鑄九鼎而一鼎三鼎鮮有道及者

半兩錢

秦漢皆有半兩錢然文同質異古今注秦錢半兩徑寸重十二銖史記平準書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又令半兩錢法重四銖注文爲半兩實重四銖又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漢書武帝紀建元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師古注又新鑄作也又元狩五年春三月罷半兩錢行五銖錢兢史漢觀之半兩錢在漢雖忽行忽罷其重總以四銖爲率

錢載年號

宋武帝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一面文曰四銖元魏孝莊帝永安二年錢政大壞高道穆請改鑄大錢載年號以記之於是鑄永安五銖錢此錢載年號之始唐高宗乾封元年鑄乾封泉寶錢一當十尋罷之肅宗乾元元年鑄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寶石晉天福三年聽公私自鑄每十錢重一兩以天福元寶爲文是皆偶一爲之未嘗著爲令也玉海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湻化元年宋太宗年號五月乙未改鑄湻化元寶錢上親書其文作眞草行三體自後改元必更鑄以年號爲文至今因之又侯鯖錄前世錢未有草書者太宗始以宸翰爲之

永樂年號

前涼張重華於晉永和二年承父任爲涼王建元永樂五季

時南漢循州人張遇賢作亂自稱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宋徽宗時睦州人方臘反自稱聖公建元永樂是三者一僭號二僞號明成祖襲而用之殊屬無謂昔宋太祖見宮人鏡有乾德字詢之乃蜀宮人也慨然曰宰相須用讀書人彼成祖時三楊大紳輩皆以讀書人備顧問者何無一言耶

背嵬軍

宋中興名將韓岳爲最各有自練親軍名曰背嵬隨陣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輕捷健銳所向無敵二王戰功得力於背嵬軍者居多而背嵬兩字究不知作何解趙彥衛雲麓漫鈔云北人呼酒瓶爲嵬大將之酒瓶必令親信人背之故韓岳皆取爲親隨軍之名韓籍延安岳籍湯陰皆北人其說或不誣云

大都杜鵑

邵康節先生與客遊天津橋聞杜鵑嘑喟然歎曰禽鳥得氣之先而知天下之將亂後果如所言元史順帝至正十九年大都有杜鵑元時大都即今之順天府南距洛陽又二千里大都有杜鵑則地氣愈北行矣無惑乎羣雄蠭起不十載而元祚遂淪亡也

府兵

今之言府兵者皆以為李唐之制而其實不自唐始也西魏文帝大統十六年宇文泰籍民之才力者為府兵身租調庸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陣府兵之名蓋自西魏已有

挨宿

明成祖永樂二年令學士解縉等選翰林官才資英敏者就

學文淵閣遂選得修撰曾棨庶吉士楊相等共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之屬庶吉士周忱恥不得與乃以年少願學自陳於上成祖喜而俞之時人謂之挨宿言其在二十八宿外也夫上應列宿本極美稱至宿而曰挨則口角之輕薄亦已甚矣士貴尚志用行舍藏各隨所遇慎勿干祿躁進學爲毛遂

枝官

冗官亦可謂枝官說見韓非子枝字當與易繫其辭枝取義同二字甚新異今之能吏一名幹吏正可與枝官作確對

女侍中

朱子綱目書女侍中者三皆非正統高齊有陸令萱南漢有盧瓊仙黃瓊芝而實始於元魏孝明帝時玩其文三以元乂

爲散騎侍郎乂妻胡氏爲女侍中乂妻周太后妹也大書特書乂之以妻貴可知詩曰瑣瑣姻亞則無膴仕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衰亂之制猜施乃爾能勿歎牝雞司晨與

堯舜禹湯

漢制凡衣服禮物覲祭謁事四時各有專司而令謁者主之故高祖時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另一人非彈冠者）舉冬堯舜禹湯一時並列漢祖特用此四人者其亦顧名思義有見羹牆之意與抑會逢其適與奇矣

匠官

明景泰間木工蒯祥石工陸祥均以技藝精巧邀寵眷累擢太僕寺卿進工部侍郎仍督工匠時稱爲匠官

萬歲閣老

明憲宗久不視朝大學士彭時商輅方請召對許之將入中官囑曰初見毋多言姑俟他日既見言天變可畏又言京官俸薪事帝皆可之時萬安亦在內閣遽頓首呼萬歲出彭商不得已亦叩而退中官戲曰若輩常言不見召及召但知呼萬歲耳一時傳笑謂之萬歲閣老

四氏學

曲阜為聖賢之邦孔子之祠墓在焉　朝廷崇儒重道於曲阜學額外特設一學耑取孔顏曾孟後裔名四氏學廩增歲拔悉如大學例東省鄉試無論四氏應試之多寡定額中三人禮至隆意至美也按四氏學之名六朝時亦有藏名同實異宋文帝元嘉十五年立四氏學以雷次宗掌儒學何尚之掌元學何承天掌史學謝元掌文學其所謂四氏者特四科

耳覩其所尙雜而不純非專崇儒學者可比同一四氏學也以今視昔有太山鴻毛之別矣

制舉試詩賦

舊唐書楊綰傳天寶十三年元宗御勤政樓試博通墳典洞曉元經詞藻宏麗軍謀出衆等舉人命有司供食旣暮而罷取辭藻宏麗者別試詩賦各一首制舉試詩賦蓋自此始

進士分三甲

宋太平興國八年三月太宗親試禮部貢士於講武殿分爲一二三甲錫宴於瓊林苑寵之以詩進士分三甲遂爲定制瓊林苑之名亦肇於此

更定科舉法

明初禮闈取士不分南北仁宗時楊士奇請定取士之額南

人十六北人十四仁宗以爲然無何帝崩宣宗即位遂詔行之其後復分南北中爲三以百人爲率則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中謂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也

計偕

漢書武帝紀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所謂計者上計簿使也偕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也今公車入都者曰計偕北上實本於此

老少同年

道光丁酉仲兄舉於鄉是科山東榜武定王君翼年七十四歲江南榜丹陽賀君維鑠年七十三歲江西榜上高蕭君浚

蘭年十四歲丙午余倖舉京兆是科陝甘榜洛川路君應科年六十七歲山東榜膠州邱君鏞年六十六歲湖南榜湘潭齊君士藩年十五歲廣東榜番禺何君漸磐年十三歲

老年探花

秦中記唐進士杏園初會謂之探花宴以少俊二人爲探花使徧遊名園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則二人被罰此探花之名所由昉後世惟名進士第三人爲探花失其實矣慈谿姜西溟太史宸英以古文名海內而困頓場屋至康熙丁丑始捷南宮　廷試適膺探花之選時年已七十有三

老門生

門生僥倖之日即老師誕降之年二語到處傳播幼時習聞之以爲好事藉資談柄未必實有其人不意齊河張孝廉適

與此語符合張名蔭孫以道光癸卯副車至同治庚午始中正榜年已六十七歲是科山左副考官爲嘉定徐季和宮允致祥其祖翁桓生觀察經於癸卯科爲東省提調道宮允郎於是年生於濟東道署中

三世同榜

奉新甘莊恪公諱汝來康熙五十二年進士令淶水性清儉強項名聞天下歷中外官至吏部尚書當雍正丙午賓興之年公巡撫廣西太翁顯祖舉江西鄉試子爲中丞父始登賢書事已不少概見而尤足奇者公弟汝逢子禾亦均於是科獲雋祖孫父子三世同榜洵爲藝林之盛事從來罕見罕聞云

教官會狀

候官翁大宗伯正春以龍溪教諭中萬歷二十年進士大魁天下有明一代科目職官冠廷對者曹鼐外正春一人而已教官得狀頭事本罕覯然不若陳定先之會狀為尤奇定先名俊儀徵人舉孝廉任學博雍正癸丑時年三十有九計偕入都盤辭苜蓿鏡兆芙蓉點點衣斑柳汁之染痕宛在蓋南宮對策皆第一其友調以詩云三載凄涼冷署秋此番高出衆仙儔教官金榜非難事難在蓬萊最上頭可謂科名佳話以二事相較宗伯未免稍遜一籌

科名盛事

山左僻在東陲負海嶽之靈秀更兼密邇　神京涵泳教澤科名之盛除江浙外不亞於他省　國朝以來狀元入相者聊城傅中堂以漸榜眼入相者黃縣賈文端公會元入相者

濱州杜文正公父子鼎甲者霑化蘇方伯兆登中嘉慶己未榜眼子廉訪敬甫中道光丙申探花兄弟鼎甲者濟甯孫廉訪蓮莊中道光甲辰狀元弟毓汶中咸豐丙辰榜眼會元而兼傳臚者濱州杜文正公中道光癸未科同邑同姓三鼎甲者濟甯孫廉訪兄弟外又有孫閣學如僅中咸豐癸丑狀元一邑兩狀元一傳臚者聊城傅中堂以漸順治丙戌狀元鄧侍郎鍾岳康熙辛丑狀元朱觀察學篤咸豐己未傳臚四世翰林者濱州杜文端公嘉慶辛酉科子文正公道光癸未科文正長子侍郎翰甲辰科次子侍郎翻乙未科翻子庭琛咸豐庚申科一榜兩會元者道光庚戌會元聊城鄒石麟咸豐丙辰會元臨清馬元瑞同舉癸卯山東鄉試祖孫父子兄弟叔姪進士而鄉舉皆元魁者掖縣張大令偉嘉慶丁丑進士

鄉試係丁卯亞元長子爾牧字芻之己卯進士鄉試係戊寅魁選次子爾字字啟之道光庚子進士鄉試係乙未解元芻之子弼字筠村甲辰進士鄉試係庚子魁選大令尊人舒菴先生承泰亦中乾隆庚寅順天經魁啟之子鼎亦中鄉舉大令字蓮夫爲　先君丁卯同年

兩舉於鄉

明世宗時有南人劉勝義者設帳灤州去家遠遂入籍中北直鄉試以冒籍被攻除革復回南籍中南直鄉試又以在外年久被攻除革乃叩闔請旨歷在何處考試蒙御批云狀元天下有兩舉世間無准爲進士以一人而兩舉於鄉事本罕見然未若曹殿撰之事尤奇史稱曹鼐初由鄉舉授訓導願就別職改泰和縣典史宣德七年督工匠至京疏乞入試復

中順天鄉試詩經魁直隸前卷行三名會次年成進士大魁天下是則狀元兩舉一身兼之矣

會元及第

雍正紀元十三年中舉禮闈凡五癸卯會元楊公炳殿試一甲三名甲辰王公安國庚戌沈公昌宇皆一甲二名丁未彭公啟豐癸丑陳公倓皆一甲一名榜首五人無不及第盛矣後或數科一見未有逾十科者自嘉慶庚辰臨桂陳方伯繼昌中三元後迄光緒丁丑垂六十年閱二十八次會試其間惟吳蓉圃侍御以會元得榜眼此外無人果會逢其適與抑風氣使然與大抵前之閱卷者重策論後之閱卷者重書法作文與對策相近學賈董未必善鍾王二美固難兼也蓉圃名鳳藻錢塘人仲兄癸丑同年

徐冢宰遺事

錢塘徐文敬公先世以捕魚爲業方公之初生封翁操舟出風潮大作一客舟漂没於驚濤駭浪中急拯之得免舟中人爲閩省孝廉計偕入都者翁延至家具雞黍修居停禮相得甚歡次日洗兒請孝廉命名孝廉以因潮相遇也名之曰潮公少穎悟喜讀書年二十七登康熙癸丑進士入詞館某科分校禮闈而孝廉竟出其門下由此觀之則門生僥倖之日即老師誕降之年不足奇矣公字青來官冢宰文敬其易名云

秀才

日知錄云秀才二字出史記賈生傳儒林傳亦有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之語唐制貢舉凡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

日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元宗御撰六典言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强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爲秀才通二經以上者爲明經明閑時務精熟一經者爲進士張昌齡傳本州欲舉秀才昌齡固辭乃充進士及第是秀才之名舉進士者所不敢當也文苑英華云有鄉舉進士至省求試秀才考功不聽判曰文藝小善進士之能訪對不休秀才之目是又進士求試秀才而不可得也顧氏之言如此袁簡齋隨園隨筆亦云陸遜爲大將軍成功封侯而歸孫權欲其出身之正使鄉里重辟舉爲秀才可見古之秀才極其尊榮今乃以生員而冒此名稱僭越已甚

例監

景泰四年始令生員納粟入國子監凡有輸粟八百石於臨

濟東昌徐州賑濟者準入監讀書循資出身按洪武中監生與薦舉人材參用故其時太學生最盛迨薦舉既廢進士日重而監生漸輕至是納粟例開雖不久即止然其後或遇災荒或有邊警或大興工作率據前例行之而軍民子弟亦得援生員之例以入監謂之民生亦謂俊秀或竟謂之例監而監生日益輕矣

納粟

納粟之例向以爲起於漢之貲郎其實不然史言秦王政四年歲屢饑蝗疫令民納粟千石拜爵一級此其權輿竊思鄉舉里選廢官人之途屢變漢用徵辟晉用門第隋唐以後用科目獨納粟一途有開必先歷代相沿不能盡革能不歸咎於作俑者乎

附學生

正統十年四月始命天下學挍考取附學生時知縣楊瓚以治行擢知府上言民間子弟可造者衆請增廣生員毋限額禮部議令提學官額外增取附學天下之有附學生自瓚始其後定制諸生食廩者謂之廩膳生增廣者謂之增廣生俱有定員初入學者謂之附學生

夏課

南部新書長安舉子落第者六月後不出謂之過夏多借淨坊廟院作文章曰夏課國史補則云進士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素以出謂之夏課二說微有異同

弟不先兄

明永樂甲申會試吉水周孟簡與弟述同登第述列一甲二

名孟簡三名臚傳日成祖曰第不可以先兄乃移迹於後而孟簡遂得榜眼此郎宋時郊祁故事惟第二與第一稍異耳

避諱改名

避諱改名始於秦漢三代未之有也大率避於一時移代則已未有相沿不變者漢諱武帝名改徹爲通而蒯徹今仍名蒯通避明帝諱改莊爲嚴而莊光今仍名嚴光已堪詫異至宋英宗名曙改薯蕷爲山藥避此嫌名在當時已覺無謂乃宋人避之後世因之流傳至今但有山藥之名詢以薯蕷多有不知爲何物者

先府君通奉公遺稿

先君文名舊與先伯父京山先生及舅氏張雪舫先生相頡頏乃舅氏式訓集既付梓於生前伯父槐蔭書屋集亦棗梨

於身後惟　先君所作隨手散佚向不存稾　夢星每以未見爲慽茲偶於廢簏中檢得文三篇詩三首皆片紙草書錯雜於殘編斷簡中卽當年之稾置而未經焚燬者驟覩之如獲球圖而篇幅無多不能成帙謹錄於此以識手澤之遺重建香河縣八蜡廟更新劉猛將軍廟碑記時先伯兄方伯公令香河縣　先君就養在署值廟貌落成邑人以碑記請遂代伯兄作其文云蓋聞民何知義以嚮其利爲有德不獨於人爲然卽於神亦猶是香河城南里許舊有八蜡廟傾圮已久遺址僅存前殿三楹祀劉猛將軍亦漸就剝落而四壁尙完整蓋蜡之祭肇自伊耆雖祀典久垂世率視爲故事非有赫濯之威頻示靈顯足以悚人耳目也祠宇廢興誰復過而問聞嘉慶丙辰飛蝗入境邑人禱於將軍蝗去而歲大熟以是

捐貲修葺迄今甫三十年故其廟未盡頹也余於酉冬蒞任
茲土卽以蜡爲重祭擬將重建顧土瘠民貧每慮力有不贍
今已載餘稔知土俗敬神好鬼或樂於趨事況禮所當興闕
焉弗講亦守土者之過也因捐俸倡首並屬紳士勸諭閭閻
集腋以成盛舉於是鳩工庀材仍其舊制將軍廟亦更新之
繚以短垣翼以禪室計三月而工竣攷古聖王重農教稼於
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所謂不忘其初也番雖蕞爾邑
獨不思報本反始乎況地處卑溼一値淫雨輒被淹浸則年
穀順成人事僅居其半神之功實不可沒焉茲役也烏可以
緩按畿輔通志劉猛將軍諱承忠吳川人元末授指揮曾揮
劍逐蝗江淮間因有猛將之號或謂神諱宰金壇人宋紹興
中進士仕浙江東僉司幹官能驅蝗保穡二說皆不見正史

或且疑之余乃屬晉人而告之曰神之示人非有笑貌可親謦欬可聞也其有無第覡乎人心而已世傳將軍之諱不同地不同宮亦不同至爾其有功於禦蝗則無不同將軍旣長於禦蝗卻是吾晉民又奉之誠且久如是將軍必將大著靈爽俾蕭光磽瘠之區蝻孼不生歲慶大有以爲民錫福則今之繼蜡廟而並新其宇固所宜也傳聞異詞何足深論爰爲之記以告民之獨其利者

先大司農公辛丑登科錄跋云

吾郭氏系出高唐明成化中始遷祖以上舍館灘之杜氏家遂稱其邑人蓋自占籍以來即以詩書啓後不徒課雨問晴隱約十畝閒也四傳至先六世祖大司農公萬歷甲午舉鄉魁辛丑成進士郭氏科名賴是爲權輿焉先六世祖少負文譽一時有胡郭姚譚之稱顧虛懷善下所作不輕存藁授梓

者惟漕撫奏疏稽部紀略愛勞軒答問草而已紀略久經漸
滅數年前見族孫錫綬猶藏答問草一册他支未聞惟奏疏
四卷鎸板尚存亦不免少有蠹壞先兄搜遺篋徵族屬幸得
是錄重逾球圖嘗欲同奏疏更爲裝潢未及從事而歿某思
成先兄之志訂奏疏爲一函敬讀斯錄見殘缺凌亂收拾良
難乃胥襯以紙又揣其後先以爲次第然詞率磨滅不可讀
未敢謂排纂無謬也內遺四人依太學題名碑補之復按鈔
本齒錄添注履歷雖未必仍還舊觀而先兄未竟之志以完
客有相笑者曰爾家隆起時園墅宅里吾鄉有半城之目今
悉歸他氏子不是之惜而斤斤斷簡奚爲者嗟乎後嗣守先
人之舊所用心惟在力所得爲耳彼支分派遠日就凌夷豈
小子一人所能挽補區區一編乃吾家發祥之始更歷數十

年散佚無存不且與山邱華屋同致悲涼乎茲幸遺册猶存急圖完久在他人或視爲不急之務而爲人子孫者什襲寶藏煌煌乎赤刀大訓並重矣

劉氏族譜序遥遥千載芸芸衆生由今上溯莫非黃農虞夏之裔自茲下推恆如秦越人之不相識序譜系牒册乃多事然尚書美時雍必先九族而後百姓宗法爲治法之權輿率親率祖未可斁也邑有劉氏系本遼東金時官灤遂占籍長子孫焉歷數傳顯晦不一至大司寇公以名進士起家敭歷中外數十餘年陳防禦疏河漕史册所載炳若日星嗣是爲循吏爲騷人爲忠烈人才輩出允亢厥宗嗚呼可不謂盛與滄嵐先生繼起著述等身卓然登大家之堂故吾邑屈指望族恆以劉爲弁冕云灤地多平衍無崇山峻嶺可資登眺前數年偕昆季爲題糕之會徒

步至城南雷鼓山稍北而西往拜大司寇公墓石馬荒涼低徊良久歸讀滄嵐先生藜乘集辨眞文諸作喟然歎曰吾鄉事功文學孰有逾於劉者每思訪後嗣之賢詢其先人所應傳而未傳之遺與夫略有所傳而尚未盡傳之事惜多隱居村墅謀面維艱其裔孫名程乾者以高材生著聲庠序間董修家乘告成介鄖君子威捧原本示余且請爲序噫余之文特穢秕耳兼以杜門養疴俯屋呻吟何能爲役但夙欽世德何敢以不文辭受而卒業見其尊卑世次累若貫珠較若列眉仕於朝則功在王室也發爲文則其書滿家也激於義則捐軀以殉國難也某念家乘一册爲祖宗靈爽所式憑重付栗棗不泯刼灰厥後子姓蟬聯世守無替則覩王言知國恩之渥厚讀家傳徵舊德之淵源前人不朽之業當有繼起而

紹庭者其以斯編作劉氏天球河圖觀可矣　九日同孫麗農劉培心樊華亭韓愼甫丁濟堂暨兒孫輩登龍門之南岩懸珠觀其飲俯瞰荒城逼朔方剛逢令節古重陽雲蒸碧落迷仙觀天折靑山壓女牆傑閣於今留勝蹟層巒自昔號巖疆茱萸惟共兒曹醉雁羽年來已早傷自注先兄常爲茱萸之會於去年歸世

其二捫蘿曲徑叩仙關萸酒頻澆不遠還斜日將沈窺遠塞飛雲偶斷露層山高朋作賦才原妙僻地操刀吏亦閒自注兒夢齡時攝龍門縣篆漫厭風光偏作客插花醉後自開顏又龍門縣示兒五律民物何凋敝滋生望爾賢蝸廬環石徑鳥道闢山田寥落悲今日兵戎憶往年會聞歌父母暮景亦欣然